

◆「清」方玉潤撰

詩經原始

上

中華書局

〔清〕方玉潤撰
李先耕點校

詩經原始
上册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經原始/(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

ISBN 7-101-04993-1

I. 詩… II. ①方…②李… III. 詩經-文學研究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53614 號

詩 經 原 始

(全二冊)

[清]方玉潤撰

李先耕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1¼印張·4 插頁·371 千字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11001-14000 冊 定價:46.00 元

ISBN 7-101-04993-1/I·679

點校說明

方玉潤字友石，一字黝石，自號鴻濛子。他生於清仁宗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二），死於清德宗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時年七十三歲。方玉潤祖居四川，清朝初年，其始祖方承宗遷徙雲南，開闢莊園，居於寶寧。其父方凌瀚，字振鵬，號北溟，年二十七入郡庠，以後應鄉試十三次均不第。方玉潤是其長子，少聰穎，故「督責愈切」。但玉潤從二十二歲入縣學後，應試凡十五次均不第。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方玉潤著《運籌神機》，投筆從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夏，以軍功銓選隴西州同。是年十月至隴州，而其任所長寧驛已毀於戰亂，不得已寄居州治，著書講學。其計劃有《鴻濛室叢書》三十六種。其中刊行於世者除《詩經原始》（列爲叢書第三種）外，還有《鴻濛室文鈔》一、二集（列爲第二十八種）、《鴻濛室詩鈔》二十卷（第二十七種）、《星烈日記彙要》四十卷（第三十六種）[○]。此外尚有《鴻濛室墨刻》等。向達先生在《方玉潤著述考》中共得其書目四十三種，並就其是否成書，內容如何，存佚情況做了考訂。

方玉潤「天資卓越」、「才學朗瞻」、「涉獵至博」（見趙藩《方玉潤傳》及《雲南通志》）。當時與之遊者，如王柏心稱其詩文「渾茫涵蓋，浩無際涯」，萬伯舒說他「得天獨厚」，「博大縱橫無不備，雖未能純乎

[○]《鴻濛室文鈔》二集及《鴻濛室詩鈔》前十卷有咸豐八年松滋刻本。其中《詩鈔》收錄之詩多於後來隴東刊刻之叢書本。

中道，顧自往往具有特識，要爲不向古人頤下乞氣者」。而他晚年在隴上「閉戶傭經」，寫定的《詩經原始》一書，更在「詩經學」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清代經學在批判宋學的基礎上，一方面復興了東漢古文學，一方面又復興了西漢今文學。在「詩經學」上，前者如陳啓源的《毛詩稽古編》、陳奂的《詩毛氏傳疏》，後者如陳喬樞父子的《三家詩遺說考》、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都是代表作。這些著作於文字、名物、音韻、訓詁、校勘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見解，有的搜羅逸文遺說甚多。但由於清王朝對思想文化的嚴格控制，使知識分子或則對《詩經》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很少說明和探討，或則以微言大義、緯候災異對《詩經》曲解。有清一代能跳出傳統束縛，努力探求《詩經》本意的不過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等人。

《詩經原始》，顧名思義，就是「欲原詩人始意也」。爲此，方玉潤一反前人舊說，把《詩經》作爲文學作品來研究。他批評以前研究《詩經》的考據、講學兩派不是「必先有一副寬大帽子壓倒衆人，然後獨申己見」，就是「不得全篇合讀，求其大旨所在，而粹釋之」。他們「性情與《詩》絕不相類，故往往膠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他主張研《詩》要「反覆涵詠」，「尋文按義」，讓讀者「一氣讀下，先覽全篇局勢，次觀筆陣開闔變化，復乃細求字句研鍊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默會貫通，不煩言而自解耳」。如對《周南·關雎》篇題旨的總評中，方玉潤力駁《毛詩序》、《詩集傳》牽強附會之說，指出「《小序》以爲『后妃之德』，《集傳》又謂『宮人之詠大姒文王』，皆無確證」，認爲「此詩蓋周邑之詠初昏者」，這還是比較符合詩的本意的。又如《采芣苢》篇，《大序》、《小序》以爲是「后妃

之美」，「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方玉潤深入體味此詩文意，並在藝術上同漢樂府等作了比較，他說：「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櫓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詠歌。即《漢樂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爲千古絕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則可與論是詩之旨也。」他推論此詩「即當時《竹枝詞》也。……今世南方婦女登山採茶，結伴謳歌，猶有此遺風云。」這就揭示了《詩經》中一些篇章的本來面目，對進一步探討《詩經》的淵源有所啓示。

方玉潤在反對那些「迂儒拘士」的曲解時，常是從詩篇實際出發，「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他在駁斥《豳風·七月》是所謂「周公遭變」而作時說：「《七月》一篇，所言皆農桑稼穡之事，非躬耕隴畝，久於其道者，不能言之親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長世胄，位居冢宰，豈暇爲此？且公劉世遠，亦難代言。此必古有其詩，自公始陳王前，俾知稼穡艱難，並王業所自始，而後人遂以爲公作也。」此詩作者、時代迄無定解，方氏之說亦有含糊之處，但他肯定《七月》作者必「躬耕隴畝，久於其道者」，還是符合實際的。

在一些詩篇的分析中，方玉潤不去尋求什麼「確解」、「深義」，而是去領會詩人所抒發的情感。在《周南·芣苢》總評中他說：「夫佳詩不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迴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他分析《衛風·竹竿》時說：「蓋其局度雍容，音節圓暢，而語之工，風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時，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詩固有以無心求工而自工者，迨其工時，自不能磨，此類是已。」

俗儒說《詩》，務求確解，則《三百》詩詞，不過一本記事珠，欲求一陶情寄興之作，豈可得哉？」在《唐風·綢繆》的總評中，他又一次論述說：「此詩無甚深義，只描摹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絕作，不可廢也。若必篇篇有爲而作，恐自然天籟，反難索已。」這裏所說的「興會」、「風致」、「神情」，都切合詩歌抒情性的特點。方氏所一再強調的「詩到真極，羌無故實，亦自可傳」，「詩貴有聲有色，尤貴有興有致」等說法，都使人聯想到袁枚主張的性情真實，新鮮活潑的「性靈」說。而前述反對徵實，贊賞「自鳴天籟，一片好音」的意見，又十分接近王士禎興會神到、含蓄淡遠的「神韻」說。這同「儒者說《詩》，非迂即腐，而又故曲其說以文其所短」的做法相比較，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

在釋義中，方玉潤對不能詳釋的詩義，均注明「未詳」，寧肯闕疑，也不穿鑿附會。這種情況共有十三處。如《陳風·東門之楊》，他一方面懷疑是迎神曲之類的民謠，另一方面又承認「玩其詞頗奇奧，隱約難詳，故闕之。」這種慎重的治學態度是可取的。

但方玉潤畢竟是封建文人，其政治立場始終是站在清朝統治者一邊。在《詩經》研究中，他依然是維護「溫柔敦厚」的「《詩》教」的。在個別地方他承認「詩可以怨」，但這要在「其詞溫柔敦厚」的基礎之上去「怨」。更多的地方他要求「君雖報我以無禮，我不敢以無禮咎君」，這樣才「不失爲性情之正」。特別是他在反對朱熹對「鄭聲淫」的解釋時，更表現出一副封建衛道士的面目。他或則把一些情詩戀歌說成是「刺淫之作」；或則以「古詩人多託男女情以寫君臣朋友義」爲理由，把許多愛情詩說成是抒寫君臣大義的作品。其牽強附會，真是「更有甚於《序》之僞託附會而無當者」。凡此種種，都是方玉潤局限

性的表現。

本書是方玉潤晚年的著作。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日記中曾有鴻濛室擬著叢書的目錄，其中有《詩經通致評解》之目，然而未見此書。向達先生說：「《詩經通致評解》後來成書與否，不可考。」據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七月初五日日記載：「《詩》無定解，臆測者多，故較他經尤爲難釋。愚擬廣集衆說，折衷一是，留爲家塾課本。名之曰《原始》，蓋欲探求古人作詩本旨而原其始意也。其例先詩首二字爲題，總括全詩大旨爲立一序，題下如古樂府體式而不用偶《序》，使讀者一覽而得作詩之意。次錄本詩，亦仿古樂府一解、二解之例，而不用興也、比也惡套，庶全詩聯屬一氣而章法、段法又自分疏明白也。詩後乃總論作詩大旨，大約論斷於《小序》、《集傳》之間，其餘諸家亦順及之。末乃集釋名物，標明音韻。本詩之上眉有評，旁有批，詩之佳處亦點亦圈，以清眉目。然後全詩可無遁義，足以沁人心脾矣。」這裏除未提及姚際恒的《詩經通論》外，後來《詩經原始》一書之安排論述大抵依此。《星烈日記彙要》卷三還有論《詩》者九條，除一條爲同治十年外，其餘都是本年所記，其內容均收於後來《原始》一書之中。《詩經原始自序》署於「同治辛未年小陽月朔日」，即一八七一年。可見方玉潤從計劃至寫成本書，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本書之刻始於一八七一年仲冬，完成於一八七三年孟夏。這就是《鴻濛室叢書》三十六種之三的《詩經原始》。隴東分署刊本，封面題簽爲方氏親筆，并由其門人担任全書校對。一九一四年，

○本書《自序》云：「最後得姚氏際恒《通論》一書讀之，此時或許尚未見到姚書，故日記中未提，不過眉評旁批圈點等做法則與姚氏相合。」

雲南圖書館將本書收入《雲南叢書》，列爲「經部第七」。後上海泰東書局又據雲南本石印，流傳始廣。

本書初版罕見于世，江瀚《續修四庫提要》即用《雲南叢書》本。此次點校時，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隴東本與雲南本相校，發現雲南本遺漏錯訛二百餘處。如《王風·君子于役》眉評，雲南本僅「真、唐、此」三字，不知所云。隴東本則首尾具全，原句爲：「傍晚懷人，真情真境，描寫如畫。晉唐人田家諸詩，恐無此真實自然。」至於眉評旁批整條脫落者，雲南本亦屢見不鮮。據此，本書以隴東分署刊本爲底本，以《雲南叢書》本參校。原書正文中有圈點，考慮到對今人理解原詩意義不大，排印亦有不便，故均刪除。方氏原來的批語、評語均保留並作如下處理：旁批勾人所批詩句之末，用小字排印；眉評彙集於每首詩集釋之前，用魚尾號括出「眉評」二字，其中確知爲某章的，用括號標出章數，有涉及集釋、標韻的，也用括號標出；總評仍在本詩正文之後，不另標記。本書《詩經》原文，均用阮元刻本《毛詩正義》核校，誤字徑改，不另出校。本書引用諸說雖多，但以《毛詩序》、《詩集傳》、《詩經通論》「三家爲重」，點校中用阮刻本《毛詩正義》、中華上編本《詩集傳》、中華顧頡剛校本《詩經通論》三書核校，誤處逕改，不另出校。原書之避諱字，如「玄」作「元」，「胤」作「胤」之類，均一例改正。原文凡確知刊印之誤者亦一例改正，不另出校。

本書點校中，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同志幫助，減少許多錯誤。但限於點校者水平，書中仍難免有誤，尚希讀者方家不吝指正。

詩經原始自序

《詩三百篇》編自何人？昉於何代？世遠年湮，古無明文，不可得而攷已。顧或謂周公制禮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鄧氏元錫說。是謂《三百》爲周公編也。第攷之《詩》，始自商太甲，下迄陳靈，在周定王初。其時周公歿已數百餘年，安得更次《國風》，列之樂官耶？卽朱文公亦云：「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弦，以爲房中樂。」又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無論《何彼穠矣》爲東遷後作，卽《甘棠》一詩，亦屬召公身後事，不識周公此時尚坐明廷而與聞斯詠否耶？朱子既以《二南》爲周公所采，分繫周、召之詩。後又引《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以爲「斯言得之」。但案周公自采詩而自繫之，不應以「王者之風」屬己，而以「諸侯之風」屬人。且其時周王在上，周公安得自命「王者風」乎？種種紕繆，均不可通。或又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五篇。司馬氏遷說。《集傳》承之，遂謂孔子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以從簡約而示久遠。是又以《三百》之編屬孔子矣。何紛紛

無定解若是歟？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編已舊；孔子既生而後，《三百》之名未更。吳公子季札來魯觀樂，《詩》之篇次悉與今同，惟《幽》次《齊》，《秦》又次《幽》，小異。其時孔子年甫八歲。迨杏壇設教，恆雅言《詩》，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聞有「三千」說也。厥後自衛反魯，年近七十。樂傳既久，未免殘缺失次，不能不與樂官師摯輩審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嘗有刪《詩》說哉？然則《三百》之編果何始也？大抵古人載籍多不著撰人姓氏，《書》雖斷自唐虞，而著書之人無傳焉，《詩》縱博採列國，而作詩之人亦無聞焉。《詩》、《書》作者名且不著，況編纂乎？吾意陳靈世去孔子尚五六十一年，其間必有博學聞人、高名盛德之士，應運挺生，獨能精探六義，分編四始，以成一代雅音，上貢朝廷，垂為聲教。故列國士夫莫不《風》、《雅》相尚，雖至聖如孔子，亦諄諄以《二南》為家庭訓，且為之贊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嗚乎盛矣！然而編《詩》之人，夫子終不言也。且夫古人為學，務重實行，不事虛聲。如誦《二南》，則識其為風化所由始，而得其倫行之正焉；誦列國，則知其為風俗所由變，而察其治亂之幾焉；誦《二雅》、《三頌》，則知其為宗廟朝廷之樂，而深體其政治得失，與夫人物賢否以及功德隆替焉。其他文詞工拙，訓詁詳畧，在所弗論。故作者之名不必問，而編纂之人無由詢。日唯事謳吟以心傳而口授，涵濡乎六義之旨，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

已矣。迨秦火既烈，而僞序始出，託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尚無異議，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氏駁之於前，朱晦翁辯之於後，而其學遂微。然而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唯誤讀「鄭聲淫」一語，遂謂《鄭詩》皆淫，而盡反之。大肆其說，以玷葩經，則其失又有甚於序之僞託附會而無當者。於是說《詩》門戶紛然爭起，以爲《傳》固常獲咎風人也，不如反而遵《序》，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盡背朱而從《序》。輾轉相循，何時能已？窮經之士，莫所適從。以致明季僞子貢傳復乘間而出乎其際，則《詩》旨因之愈亂，是皆《集傳》、《辯說》有以啟之也。嗚乎！以夫子雅言「無邪」之旨，自漢迄今，未有達詁，徒懸疑案於兩間，而無一人焉起而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時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徒致憾於尼山正樂時也。最後得姚氏際恆《通論》一書讀之，亦既繁徵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鍼育而起廢。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始意也。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書成，以質萬子伯舒。萬子作而歎曰：「是非妄異乎古人也，乃《詩》中不容已之論耳，蓋未有《序》時，《詩》可以誦而無辯，既有序出，《詩》必明辯而後誦，此《原始》一書所由作也。」

乃言於古扶風郡守李公勤伯觀察。觀察固恆以誦《詩》不得其解爲憾者，於是亟邀同人助
貲勸梓，用公同好，以爲二千餘年說《詩》疑案，至是乃可以息喙而無爭耳。余時唯唯，退
而默然緘然，無敢信，亦無敢辭。因書其端委如此云。同治辛未年小陽月朔日，古滇方玉
潤黝石氏書。

目錄

詩經原始自序

卷首上

凡例……………一

詩無邪太極圖說……………七

十五國風輿地圖……………二一

大東總星之圖……………二四

七月流火之圖……………二五

楚邱定之方中圖……………二六

公劉相陰陽圖……………二七

豳公七月風化之圖……………二八

諸國世次圖……………二〇

附作詩時世圖……………二六

卷首下

詩旨……………四二

卷第一國風

周南

關雎(七二) 葛覃(七五) 卷耳(七七) 樛木(八〇) 螽斯(八〇) 桃夭(八三) 兔置(八三)
芣苢(八五) 漢廣(八六) 汝墳(八八) 麟之趾(九〇)

卷第二

召南

鵲巢(九四) 采芣(九六) 草蟲(九八) 采蘋(一〇〇) 甘棠(一〇三) 行露(一〇三) 羔羊(一〇五)
殷其雷(一〇七) 標有梅(一〇九) 小星(一二〇) 江有汜(一二三) 野有死麕(一二三) 何彼
穠矣(一二五) 騶虞(一二六)

卷第三

邶

柏舟(一二二) 綠衣(一二三) 燕燕(一二五) 日月(一二六) 終風(一二七) 擊鼓(一二八)
凱風(一二〇) 雄雉(一二三) 匏有苦葉(一二三) 谷風(一二五) 式微(一二八) 旄丘(一二九)
簡兮(一四〇) 泉水(一四二) 北門(一四五) 北風(一四六) 靜女(一四七) 新臺(一四九)
二子乘舟(一五〇)

卷第四

鄘

柏舟(一五四) 牆有茨(一五五) 君子偕老(一五七) 桑中(一六〇) 鶉之奔奔(一六三)
定之方中(一六三) 蝦蟇(一六五) 相鼠(一六七) 干旄(一六八) 載馳(一六九)

衛

淇奥(一七三) 考槃(一七四) 碩人(一七六) 氓(一七九) 竹竿(一八三) 芄蘭(一八三)
河廣(一八四) 伯兮(一八五) 有狐(一八七) 木瓜(一八七)

卷第五

王

黍離(一九一) 君子于役(一九二) 君子陽陽(一九三) 揚之水(一九四) 中谷有蓷(一九六)
兔爰(一九七) 葛藟(一九八) 采芣(一九九) 大車(二〇〇) 丘中(二〇二)

鄭

緇衣(二〇三) 將仲子(二〇四) 叔于田(二〇五) 大叔于田(二〇六) 清人(二〇八)
羔裘(二〇九) 遵大路(二一〇) 女曰鷄鳴(二一一) 有女同車(二一二) 山有扶蘇(二一四)
蓍兮(二一五) 狡童(二一六) 褰裳(二一七) 丰(二一八) 東門之墠(二一九) 風雨(二二〇)
子衿(二二一) 揚之水(二二三) 出其東門(二二三) 野有蔓草(二三四) 溱洧(二三五)

卷第六

齊

鷄鳴(二三八) 還(二三九) 著(二三〇) 東方之日(二三一) 東方未明(二三三) 南山(二三三)
甫田(二三五) 盧令(二三六) 敝笱(二三七) 載驅(二三八) 猗嗟(二三九)

魏

葛屨(二四一) 汾沮洳(二四二) 園有桃(二四四) 陟岵(二四六) 十畝之間(二四七)
伐檀(二四八) 碩鼠(二五〇)

唐

蟋蟀(二五二) 山有樞(二五三) 揚之水(二五五) 椒聊(二五六) 綢繆(二五七) 杕杜(二五八)
羔裘(二五九) 鵲羽(二五九) 無衣(二六一) 有杕之杜(二六二) 葛生(二六三) 采芣(二六四)

卷第七

秦

車鄰(二六七) 駟騶(二六八) 小戎(二七〇) 蒹葭(二七三) 終南(二七四) 黃鳥(二七五)
晨風(二七六) 無衣(二七七) 渭陽(二七八) 權輿(二七九)

陳

宛丘(二八一) 東門之枌(二八二) 衡門(二八三) 東門之池(二八四) 東門之楊(二八五)